

楚

寶

楚寶卷三

明 梁谿高世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尹其鼎校訂

大臣

楊溥

楊溥字弘濟楚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靖難後侍東宮爲洗馬兼編修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因采

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時二王巧中東宮宮僚  
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上遜上怒黃  
淮先至下獄西楊金問繼至上曰且有士奇問何  
人乃得侍太子下法司訊詞連公及芮善王愷遂  
與工部侍郎陳壽俱下詔獄公在獄中勵志讀書不  
輟獄中人止公命巨河無徒勞苦爲應曰朝聞道夕  
可死柰何輒自棄經史諸子讀數周長陵崩獻陵釋  
夏公卽釋公公出獄哭文皇伏地不能起上亦  
哭陞公翰林學士直德元年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

閣是年獻陵崩。先是獻陵欲近公，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公掌閣事。又選侍講王璠、侍直、政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澗為給事中，輪對。上手弘文閣印，授公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卽有建白封議以進，公嘗密疏言事。上褒荅至是。上還弘文閣，印宣德元年。上召公，語及治兵，公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寧。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二年，扈上。

出喜峯口征虜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嘗爲憂惕。邇來羣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公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公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是年秋，內艱遣中官護行，賜塋母一品夫人禮。遂召公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鷄鳴山。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走。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

宗迅掃奸回，再宗社。皇考恢宏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怠，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誨陞禮部尚書兼學士，裕陵卽位，昭皇后臨朝，公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霧縈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

乞蚤聞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  
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  
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昭皇后喜一日  
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后傍召三楊及國公輔尚書  
澂諭曰卿等老臣嗣君中年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  
又召公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履形愁歎不謂今  
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  
先是永樂中上時巡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  
寮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

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爲言，后又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機，宜與五臣共計。」正統四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公夙稟淳實操性，直剛不尙機警，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公能舍已從人，畧無係吝。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東楊，公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文明年，昭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



十四年遂有木土之禍。公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鄭端簡公論曰。西揚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揚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揚。安貞履節。調羹醲醴。叅合成名。並稱賢相。云。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其力也。

菽園雜記曰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  
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  
頗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卽薦知德安  
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  
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  
知己理天台人後仕至吏部侍郎按二公可謂  
兩賢季世諛佞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  
三楊同爲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確  
論也

夏原吉

夏原吉字維禎，湖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文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邪？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

市建文君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  
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  
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  
建文又豈不朕忠邪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  
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  
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  
浙西諸隄蘇松宸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  
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  
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漚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

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

袤

音戊延亘東西廣南北口袤

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

湖東通海前代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  
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  
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  
里潮汐壅障芟葢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  
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  
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  
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

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宐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葺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胥夜經晝盛暑揮蓋去日劓赤體暴日中咨何忍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

計皆取辦於公。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展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京，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取糞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九年，滿考，宴便殿，論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

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  
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  
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  
史陳瑛爲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  
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  
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  
說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諮移時  
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手 上問陞



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  
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  
侍郎楊勉之遠矣是年冬上議征虜公力諫上  
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  
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  
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  
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  
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宐幸南京

少蘇民困太子卽位復公戶部尙書會坊喪乞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坊我無父乎如卿  
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薛楚  
少保兼太子少傅尙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薛太子  
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手  
勅次除穢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  
臣密議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  
諍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  
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

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公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卽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公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

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  
邊還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  
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閱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  
圖爲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  
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  
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愛人節  
用爲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  
而民不繹騷雖懼悞無矯節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  
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

求官。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罷守公言罷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劉燾、齊名、蹇公簡重，善謀，夏公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恭縮，閣吁俞可否，期於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公再修者十六年。

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寶訓十五卷公治水東  
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豪勢家奪水利溝防盡  
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  
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賈文治之正德末又壞李  
尚書克嗣文治之

通紀曰原吉德量寬宏嘗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  
衣懼欲逃者曰汗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硯石  
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  
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汗

吏懼卽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汗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吝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憊沮而筆不忍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太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其敬慎如此

陸文量曰夏忠靖公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

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視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它之間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視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癩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揚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黼污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成籍京師。公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加諸膝，賜寶鑑。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年十六舉鄉試。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轉侍講。十九年進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憂去。弘治二年遷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四年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職掌翰林院事。日講。七年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時占城爲安南侵。

擾請賜詰問。公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空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卽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崇外，不得一覩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旣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

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矣繼  
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  
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此燒煉  
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  
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栢泌竟亦何益今  
上清龍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  
有霧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  
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  
望嚴蚤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節下之

禮違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科遊  
疏救武岡知州劉遜上震怒俱下獄又同疏申救  
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云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  
少保禮部尙書召見面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  
寧宮災公與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  
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  
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  
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什罪爲  
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災惑聖聽莫此爲甚且賄賂公

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國困  
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  
積正此之由時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清  
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執不可上  
皆從公言十二年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考會試通  
私命公覆試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十七年賜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  
豫召入受顧命康陵卽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  
大學士如故正德元年上不親政又與同官上疏

日○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  
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  
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  
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  
于○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  
鳴○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灾  
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可○回○天○慰○人○不○聽○又○與  
同○官○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臣○痛○心○刻  
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星○犯○星○斗○晝○見○白

虹貫日。羣災疊異。所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瑾擅權。益恣暴。尚寶卿崔璘。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公力救得戍邊。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

鼓炮火聲徹都邑。廐牧所役紛充禁庭。大臣與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縻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方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公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蚤。朝有投匿名文書疏瑾罪者。瑾怒羣臣悉逮。詔獄公。又力救。五年夏旱。上疏條四事。會張永發瑾奸伏誅。上以公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子兆蕃爲尚寶丞。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  
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  
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  
承。兢兢業業。固有意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蚤嗣  
大位。蚤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  
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  
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  
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  
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七年流賊

數十萬殘破半天下賊就平。上以公有功加祿一

子錦衣指揮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

京師公疏陳十不便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

謚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

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

休不專政。歸卿。守人顧思之。

張東沙芝園集曰李文正公功負雋才藉有清譽  
藝林推爲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夜

孜孜不及也。其爲相也，會逆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目中已久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卽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先進遺風曰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載酒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公仕宦五十餘年枵腹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釀金錢賻之乃克塋文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室輩一宴之費云云則公平生所以褫身者可知已彼時權璫狂獬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耶

叢說云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力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又云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望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

聖楷曰王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貽書邵子欲投

劫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劫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况宰相去留係天下之安危高又有不能自由者西涯公當國時有士人投一絕句云才名真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不能與劉謝同去位也果如所見是使朝廷之上有小人使無君子成何世界且西涯受顧命不幸而當逆瑾疏論廷辨無所避忌非伴食者後生輕薄恣其綺舌乃至於此後世豈無公論哉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出  
職方爲主事歷郎中時有獻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  
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公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  
肅敏公力沮得寢朝鮮使貢苦建州虜遮道請改道  
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爲地下部議公曰朝鮮貢  
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四三  
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  
太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塞有虜入尚書必問劉郎

中云何劉郎中言輒行行輒效出爲福建叅政巡海  
海道兵久弛公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  
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  
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宋慈元后陵法然曰后與陸張  
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謀立  
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  
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遣平江伯陳鑑內  
臣李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鑑興專任  
公及抑損外戚以回天意茂元謫長沙同知公集山



河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  
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  
大明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  
渡河二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盡  
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量能  
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公以戶  
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  
且取禍烈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迨  
不在遠候至彼圖之至遲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

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  
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  
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  
米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  
市轉買過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  
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過人言自劉侍  
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十一年三章  
乞致仕賜誥杜門修廡十三年家拜右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卽携二童行兩廣人聞公來大喜公旌賢

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十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亟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達謀出兵掩虜上召公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洪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文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曰善一日召開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故貧對曰江南

困於運糧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公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愈不得私役軍士耳。修清寧宮。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命內臣詣內閣擬。旨詰責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肯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十事。皆兵食要務。下諸司議。

興華 上嘗詔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交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空太急凡用人行政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

之。但求順理。卽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宇才堪  
大用。朕親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上嘗召問近  
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  
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謗言狂妄。朕不得已  
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擬而  
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  
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刑部尚書  
閔珪。讞大獄忤旨。批答久不下。公獨對。上因語  
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

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領之，明日允璉奏十七年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諾公。用李李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尙執奏安肯聽。奴口譯。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公。上手一帖付公，帖書李名。公退至部，諾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爲大帥？明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上謂公曰：悔不用卿所薦。先是公應詔陳言，盡罷光祿無

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公。上召公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老輩行事多失。老先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嘗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時戴公爲左都御史。上有大政事。每召公及戴公面。



議十八年春二人對罪。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疑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璫專政。劉宇恨公。泰陵時面對不爲字地。謂璫曰：籍劉尙書家可得幾萬金。璫因滿尙書。滿毛總兵。銳獄詞有公名。三年夏。矯制逮詔獄。且欲殺公。下廷議。屠浦曰：檢律劉尙書無死罪。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

八年。璫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具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期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子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

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  
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  
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  
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常戒利亦常還名李東陽  
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卒贈  
太保謚忠宣

先進遺風曰劉忠宣公大夏生而岐嶷穎敏揚文  
定一見自爲國器暮年從父憲副公任父按部歸  
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卽以請父示爲餘廩易者

乃釋門者手一銀劍遺公公引付父所善大叅某  
所詰其從來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贖公念  
里中阻饑固辭謝焉已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外  
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既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  
部主事已爲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戰守諸巨  
務尚書悉倚公畫才望輝著時權璫用事適兵侍  
缺欲援之超補尚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遣謁  
且擬助之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  
岡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爲言乃出叅閩藩其恬於

進也如此。武宗初政在樞璫，遂乞骸歸。三年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爲公贖，公命籍之，府帑被逮，經汴二司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舉殘骸鼻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子姪丐貸四方，知舊擬贖金，公曰：「如此而死，拚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繫一生，且累子孫矣。賴屠中丞得戕死，成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

食之有總。我禁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恭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內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索貨。果爲僕竊而逃。入服公先識云。公居恒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愼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公轄廣東時。常乘小艇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子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

又聞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朝著之交如李文正張簡齋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崖輩真可了一生耶又曰公被逮時瑾屬官校羅某闕公貲產羅至廉知公貧餽羅以酒器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

通紀曰大夏爲職方時吏部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謂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

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  
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叅議官階  
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  
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  
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張居正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母趙氏，嘗夜見室中有光，上  
炤天頂之一青衣童子自天下，遶床左右，遂娠。凡十  
有二月生，少名白圭，穎敏絕倫。十二爲諸生，就魏試  
時，大司徒李公士鄜爲罷守，先有異徵，奇其狀，更名  
居正。尚書顧公璘撫楚，行部大奇之，語監試直指使  
者張孺子將相器也。宦老，其才卽見其名，姑乙之。及  
啓卷，果售，直指因用顧公言，力置之。次日爲特設鹿  
鳴慰勞焉。庚子舉于鄉，謁謝璘，璘猶以爲早，因解所

繫犀帶以贈曰爲若異時圍腰飾然若且玉不足久  
潤也。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己酉授翰林院編修。時  
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沈毅淵重。深相期許。甲寅請  
告歸。則卜築小湖山中。終日閉閤。不啓人。無所得望。  
見父之益博。極載籍。通當世之務。庚申以右春坊中  
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甲子重修典。都志成。進右諭德。  
爲裕邸日講官。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喻。詞極  
剴切。莊皇帝往往屬目加禮焉。隆慶元年累進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公之入閣。同時閣臣皆折

節雍容。公班最後。獨謂輔相體尊。當自嚴重。時倨見  
九卿。他亦無所私款。冷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  
愈畏憚之。重于他相矣。當世廟末政。多偷玩事。無  
統紀。舉朝務爲繁言。鮮實効。詔令屢下。多廢格不行。  
是以上下相蒙名與實。爽又以國用空乏。督賦之使  
四出。民苦搜括。而虜數犯塞。京師武備久弛。乃條上  
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  
因請舉祖宗大閱禮。上嘉納。己巳之冬。遂大閱  
于北郊。公戎服扈從。天子坐武帳。躬擐甲胄。親將

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入已知爲  
救時相焉四年庚午用三年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  
部尙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北虜俺答最熾盛  
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畧吏民畜產甚衆雲中遼東尤  
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白馨等以抵俺答於  
板升擁勝兵數萬而中國亡命又悉往從虜熟知險  
隘阨塞爲虜鄉導日夜教虜候利害處以故二十九  
年俺答大舉逼京師四十九年犯蘇隆慶元年陷石  
州會其孫把漢那吉那于虜與其妻比吉等十餘騎

來款閔督撫王崇古上狀朝議以爲納叛啓釁非宜  
不然安殺之公獨勸上納那吉降安置大同城中厚  
給飲食衣服供帳器具以市之俺答聞那吉亾大驚  
發萬騎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懼公令諸將堅壁清  
野勿與戰使那吉衣屨賜緋衣金帶誘示虜使而陰  
遣諜者以好語款虜曰若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約  
稱臣守邊乃得虜而孫時崇古謂虜久不去老師費  
財欲乘老酋得孫急而因與爲市公與書曰和戎自  
有體彼卽欲得孫謂空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

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禮那吉而歸之。耳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夫全等至狡。猶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鷄犬乎。假命語泄。彼得爲謀。或聯以脅從。數人欺誤朝廷。而我乃棄重寶。非細故矣。且那吉黠高老。曾奉約束。無他。吾卽假爵封王。通貢市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縋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全等數十百輩。何爲。于是崇古遣使。一再詣虜營。曉以利害。堅其約。俺答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不以

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命厚  
禮那吉遣魁俺答感泣遂稱臣內屬求通貢市歲歲  
勿絕上令磔全等東市傳首于邊全驍黠甚顧其  
屬曰吾屬死邊事寧矣上嘉公殊勲加少保兼建  
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丞而詔集朝臣詣闕下議  
封貢可否衆士籍籍公復以書抵崇古言封貢有五  
利邊鄙不驚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閒養士馬修  
戰守備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酋既  
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旣禽卽板升

數萬之衆。知虜不足恃。可馴而致。四也。虜驕天。其  
兆已見。老曾死。族必分。不死必有骨。願呼韓之變。我  
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乃復請文華殿。舉成祖  
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上。上意遂決。許通  
貢市。卦僂。答爲順義。王僂。答大喜。已而套虜亦願修  
貢市。易如宣大例。自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虜馬。虜  
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居庸以西。五千餘里。無烽火  
警。天子無西顧憂。得一意備東虜矣。上念公運  
籌制虜。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字一子錦衣。



衛正千戶世其官六年五月上不豫召輔臣至御前  
受顧命公伏地號泣不能起神宗嗣位詔公上視  
大行皇帝陵寢比臚而首輔拱已去位矣公爲首輔  
召見平臺慰勞懇至初二在東宮嘗晝寢夢一美  
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寤而異之以問左右對  
曰殿下他日嘗有大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公長身玉  
立髯髯修美上憶夢中事特賜金幣及繡蟒斗牛  
服公頓首泣謝因疏請大誥文武羣臣示上意所  
嚮百僚震震振動矣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請勅

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又按劉文靖故事請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以寒暄小故廢罷山陵禮成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累疏辭免上復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日元良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公頓首曰上幸嚮意文字卽操觚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采古答帝王善可爲法者八十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以應陰陽之數繪爲帝鑑圖說以獻上起敬受命宣付史館萬

曆元年癸酉有王大臣之獄一時洶洶禍及輦輔高  
拱公以百口保其無他事乃解嶺東平上將首論  
籌策功謝不受上言臣當先帝時上便空六事  
其一願上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玩歲愒月卒不能  
以實應卽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  
封事有事下四方罷國者請會皆置記籍與爲期約  
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  
或已奏報而諸會故慢令無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  
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上報可十一月以六

年考績進中樞殿大學士二年甲戌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數剽掠蜀邈公推轂會省平撫四川以劉顯爲總兵征之是時言官論顯閩事罪且不貸公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卒不罷顯顯竟就功公以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瀚大司馬譚綸奏上御屏中繪天下疆域左文右武各列職名上命設于文華殿省覽又請修祖宗故事今日講官記注起居兼錄詔諭制勅凡郊廟耕籍幸學大闕皆令侍從又選史官六人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

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人對大臣紀述  
送史局銓次爲異日國史原本四年正月御史劉臺  
劾奏公臺故公所取士也出按遼東遼捷御史不當  
報而臺違例報公以故事裁抑之臺怒遂抗章極論  
公黜橫十餘事公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廷杖臺公  
復伸救竟從寬貸六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時歲比不  
登又多水旱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高麗國奉行  
不勤督賦益急閭里愁歎盜賊竊發乃請詔責有司  
加意牧養命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祲若

述久賦重度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大倉所儲  
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閒復苦輸粟終歲勤  
動不得休服上下交病矣請令今歲賜民改拆十之  
三實公帑寬民力真兩利之道上從之臣何以一  
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倅官一子  
尚質丞于常典外賚賜有加累疏辭謝許辭太傅伯  
祿五年丁丑三月廷試賜公子嗣修及第第二人有  
詔修慈慶慈寧宮公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  
足以娛太后萬壽不空時緒舉羸上卽入言聖

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以其地置羈縣。公舉兵部侍郎，凌雲翼力也。公爲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尤留心邊事。有本鎮將吏不知而公別偵之，以告者，人亦不測其繇。是以羣臣恐恐，然救過惟謹，職事釐舉，無敢飾非枝梧者。居恒謂高皇帝真得聖人之威者也。世宗能得其意，故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大阿不下授也。於時政體大肅而漸有不便于公者矣。九月，父文明卒于江陵，計聞累乞守制，不允。

是時慧出斗牛間尾指婺長數十丈臺官微言按天  
官書斗丞相之位慧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下愁  
兵起天下受怨于是上留公益堅至于流涕公又  
以母老疏請極哀切上乃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  
公子嗣修馳驛慰營藥卽迎母來京侍養公感殊恩  
慨然遺諭警督疏乞辭俸守制預允勉藥後之十月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于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五人皆以疏  
諫奪情自是怨公者益甚公皆身之卽以是稍除



異已者不恤也。六年三月大婚禮成，再疏乞歸。葬。且  
不得已，勅璽卿金吾獲歸。以三月爲期，葬畢卽上道。  
又特頒帝賚忠良銀印記，一如先朝楊士奇、張孚  
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  
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頒行入辭，便殿  
上爲嗚咽流涕。入言：聖母聖母亦感痛，所以慰  
賜祖送有加。旣繼喪事，訖奉旨敦迫還朝，召見文  
華殿西室，問所過民間疾苦及北虜衰敗狀。公對甚  
悉。上大悅。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擗損且乖牾不可訓公  
乃畧舉事例未安者十餘事請勅禮官集羣臣定議  
著爲令甲昭示諸侯王諸王有見而感泣者七年二  
月河工成自河決崔鎮呂泗淮陽諸隄悉爲巨浸瀕  
河隄縣治隄費且萬萬廷議迄無成上以問執政  
公因言故河道御史滿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卽其家  
拜都御史一切假以便空餘年工成上漸備六宮  
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  
言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餘兩而六年所入

僅三百五十萬餘金。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餘金。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不可不知也。主制量入爲出。三年必有一年之積。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願將主計所上。疏置座。時賜省覽。又上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織造。不聽。公而委曲以請。得省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上多曲從之。十一月詔度。

民田。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弘治十五年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僞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民窮逃於勢又不得不請減額而國課日以益虧公請料田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弁又民間新所懇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則國初故額不失而民賦以輕其撓法者皆下明詔切責天下奉行廩廩焉八年

庚辰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百石晉前所半錦衣  
衛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公辭大傅尋以大禮畢成聖  
德日茂拜疏乞休上諭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  
諭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自今以往輔爾至三十而  
後爾處願令無復出口矣遂不得辭三月廷試賜公  
子懋修進士及第第一人九年正月請命翰林官分  
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理  
道如唐宋故事又奏屬儒臣纂輯累朝寶訓實錄分  
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一日上御文華殿講訓

錄舉公偕輔臣四維時行持南京給事中傳作舟疏  
進覽因言大江南北大饑或相聚爲盜大可憂卽如  
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乞將積遺盡賜蠲貸  
而責各官發贖緩倉穀以惠窮民上俞允公又言  
今天下至困矣卽上幸履節儉臣愚猶過請以  
爲大司農所入不足佐緩急近者宮中賜寶劄至鉅  
萬輒引常例夫所謂例者今年偶一行之明年卽指  
爲故事陳乞耳非祖宗舊制也至于布施一事尤當  
禁止與濫施緇流以求福利孰與蠲賦與民以活億

兆元元之命其功尤大。上爲感動十月以一品十  
二年秩滿奏最。上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勲朕言  
不能盡官不能滿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  
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  
美賜宴禮部辭上柱國及伯爵俸十年二月寢疾  
上時時下手詔問安否賜內厨僕及視醫紫黃門使  
者絳繹于道久之不愈。上令輔臣四維理閣中綱  
務大事卽公家平章六月上書乞骸骨。上覽之感  
痛會遼東大捷至加公太師進前所予錦衣衛指揮

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病已革。上使中使問國家  
大計。不知所報。次日卒。上悼。輟朝。賻賜金幣他物。  
皆加等。兩宮賜亦優厚。于祭九壇。復增七壇。蓋視  
國公兼師事者儀。贈上柱國。謚曰文忠。遣營葬。仍命  
太僕。給衣內監。獲喪。殮。公性謹嚴。敏。博聞強識。尤  
練習本朝故實。及邊域情形。少時。卽自負以天下之  
重。伉厲守高。不好爲好言。以悅人意。及入政府。感  
賜。顧託。神廟。勿冲。虛心委任。故任法獨斷。操持  
無所顧避。毀譽嘗與人書曰。僕以一監儒。據十



餘齡。幼至立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置。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章。大信修明。祖宗法度。一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彼讒人者。欲剽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污。蟻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悚動幼主。間僕于主上耳。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違道干譽。直僕之所薄。而不爲其大意如此。是以人多恨之。上敬重公。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戲。輒慮張先生知之。而公亦益。

以夾輔至德自方然。上春秋漸長，公過爲禁，持不  
少假嘗在講筵。上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音。  
公從旁厲聲曰：「當作勃。」上悚然驚，而上左右貴倖  
用事，多恨老瑞。馮保公又嘗疏請斥逐其爲奸佞者，  
是以寢相搆，而輔臣張四維亦怨公會公。率上所  
幸璫張誠以保與公交結，專恣奏聞。上心動，其與  
四維善者泄之。四維遂嗾其門人極論保以嘗上  
上謫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窺望風旨，益務攻公。  
爲奇，并及其黨。于是奔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削其諸

子官御史。年可立者，追論公罪，因謂公以私構遼庶人，憲燁獄庶人妃，因訟寃。且曰：庶人金寶萬計，盡入居正府矣。上心艷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中貴人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橈借錦衣衛指揮給事，往并勘故構王憲燁事。王憲燁者，其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爲護衛卒。太妃聞公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食而坐。王憲燁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燁以是慙而叩之。會公登第，召其祖。雲之酒至死，而王淫酷橫暴，其國遠近皆怨之。彈劾

屢上遂至削國以幽死所謂金寶者讐語也丘橋等  
籍其家懼不申程乃拘其諸子併極榜管養子就修  
自縊死家人死者纍纍而荆楚之間騷然株及矣獄  
成命削公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詔命謫其子編修  
嗣修成嘗籍沒時侍講于慎行遺丘櫛書畧曰江陵  
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陰禍機深結怨于上下當其  
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旣敗舉朝  
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  
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益

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爲污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  
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  
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  
堂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  
必至落魄流離可爲酸楚望于事寧罪定疏請于上  
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爲樂郤  
之族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亦上帷蓋之仁也憐  
得書不能用萬曆末臺諫等連章訟居正寃具言其  
有十大功于國不聽天啓二年朝廷始追述其功

復原官。子祭。葬稍稍給其房屋之。未變直者與子孫奉祠。任今上御極。尤思之。錄用公孫同。敞爲中書舍人。追卹有差。

毛壽登曰。江陵承顧託輔幼主。身伊周之任。寵眷稠渥。前古未有也。天下固已側目其身矣。而振綱剔弊。海內披靡。又皆其誓沈族碎家而爲之者也。雖欲避專擅之迹。何可得然。公無所不可得之。人主而奪情之役。不以死箠推擊。過當有容之度。闕焉。豈自信報主眷平物論。蓋有非常之功。誠不

屑區區形迹間飾款言塞衆望耶海忠介有言居  
正工于謀國拙于謀身諒哉上下數十年間器衰  
視事楚人兩見然江陵名差不正而人顧益思之  
矣。

聖楷按衡山寧太處先生威講學于鄂必參稽楚  
人楚事互相問答一日謝古心鳳洲在坐寧問曰  
楚之相如張江陵將如熊經畧可謂才矣然江陵  
奪情今曩同譏如何謝曰古大聖人有奪情者二  
皆以天下事其親不足爲疑曰爲誰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淵曰。學聖人者。須大中。至正。武王友經。行權後世。有口實之者。且史闕疑。蓋足傳信。謝曰。更有一無間之聖人。洪範曰。鯀則殛。禹乃嗣。與如何。淵然之。旣而曰。古心引經證事。可廣孝經。



楚寶名臣論次

所謂大臣者固無愧于其名矣然人臣奉職循理名非所邀也不邀名而名始無愧何得以官爵通顯屈我良有司乎古史于列傳外特設循吏蓋念臣有不必爲其太而可以自名者歟予徬其意述名臣第二凡三卷

名臣一

尹吉甫

文之無畏

公子午

申無宇

公子申

黃琬

祝良

鄭產

董和

羅憲

李重

車胤

孟嘉

樂藹

名臣二

許圜師

岑文本

李邵

李暉

周墀

晉儼

吳擇仁

唐義問

張問

譚世勤

吳玠

胡穎

楊大異

名臣三

吳玠琳

夏瑄

王斌

伍文定

袁宗臯

李承勛

何孟春

梅國楨

耿定向

楚寶名臣論次終